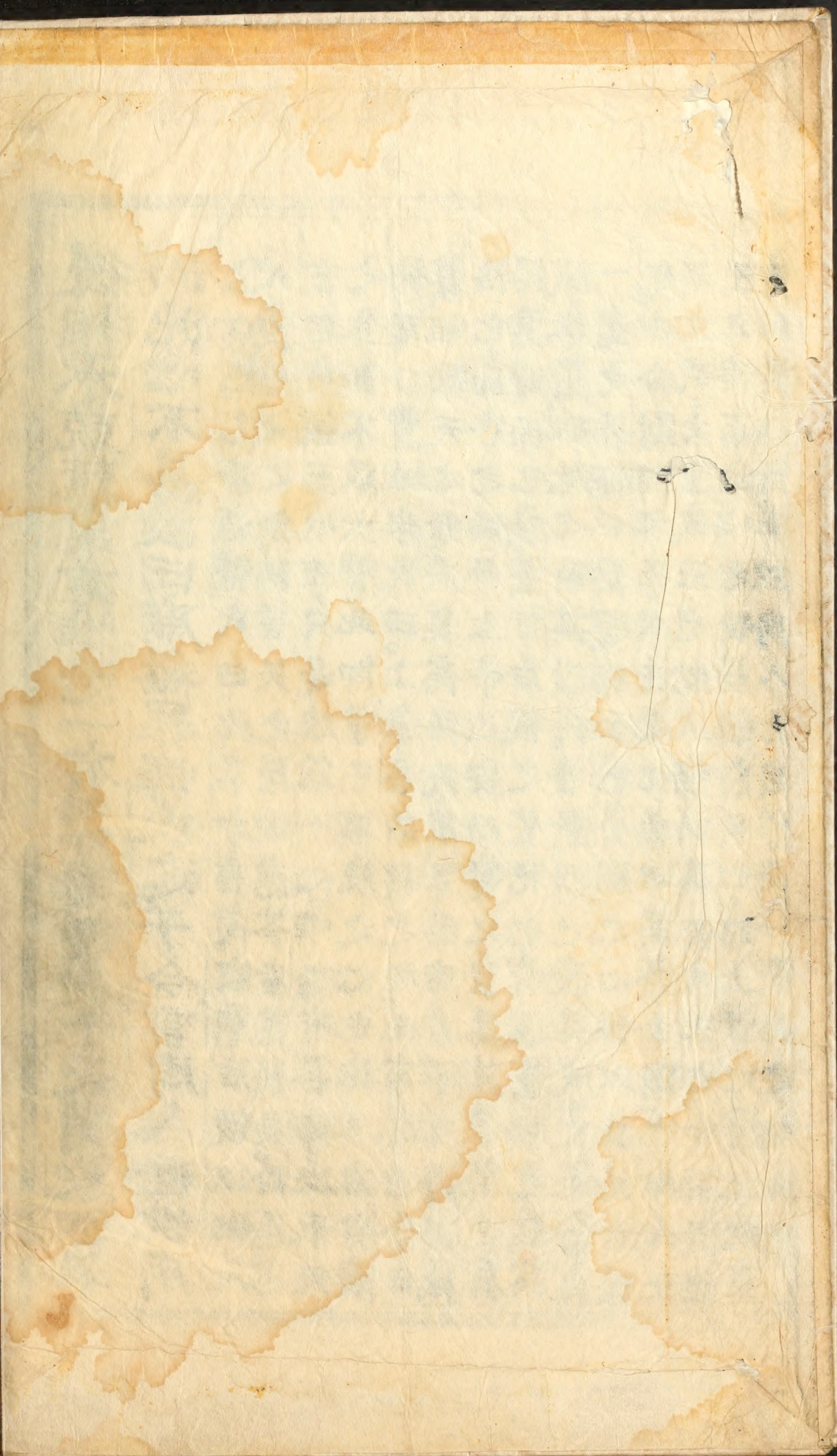


世說新補  
三







世說新語補卷之六

文學下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晉安

帝紀曰仲堪有思理能清言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

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周祗

隆安記曰玄善言理棄郡還國常與殷荊州仲堪終日談論不輟

江左殷太常父子並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

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洪更思吾論中興書曰殷融字洪

遠陳郡人桓翼有人倫鑑見融甚歎美之著象不盡意大賢須易論理義精微談者稱焉兄子



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屈退而著論融  
更居長為司徒左西屬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  
嘗以世務自嬰累遷  
吏部尚書太常卿卒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  
荊州治中鑿齒謝朓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  
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  
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為衡陽郡  
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

續晉

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溫甚奇之自  
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  
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斤溫觀之  
心也鑿齒集載其論略曰靜漢末累世之交爭  
廓九域之蒙晦大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  
也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



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敘於帝王况斬制  
數州之眾哉且漢有係周之業則晉無所承魏  
之迹矣春秋之時吳楚稱王若推有德彼必自  
係於周不推吳楚也况長轡廟堂吳蜀兩定天  
下之功也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

言此五賦是  
經典之羽翼

謝太傅問主簿陸退

陸氏譜曰退字黎民吳郡  
人高祖凱吳丞相祖仰吏

部郎父伊州主簿  
退仕至光祿大夫

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

誄

宋明帝文章志曰憑字長宗吳郡人有意氣  
為鄉閭所稱學尚所得敘而有文太守以才

選舉孝廉試策高第為劉惔所舉補  
太常博士累遷吏部郎御史中丞

退答曰故

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

陸氏譜曰  
退憑胥也

文學下



微服汎江會虎在運租舡中諷詠聲既清會辭  
又藻拔非尚所曾聞遂往聽之乃遠問訊答曰  
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佳其率  
有勝致即違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譽日茂

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

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中興書

博學有才氣為人遲鈍而自矜尚為時所笑宋  
明帝文章志曰桓溫云顧長康體中癡黠各半

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絕畫絕文絕癡  
絕續晉陽秋曰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

譽以為戲弄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  
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愷之得

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愷脚人令  
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羊孚作雪贊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

士州別駕太尉參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



能鮮即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

中興書曰胤字茂祖譙國人祖

冲太尉父嗣江州刺史胤少有清操以恬退見稱仕至中書今玄敗徒安成郡後見誅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真長真長

答云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徵言

脩集載其論曰或問易稱

賢人黃裳元吉苟未能闇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乎答曰

猶一豪之領一梁與理會富居然人從比之理盡

不足以撓梁賢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撓梁於賢人何有損之者哉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

中興書曰范啓字榮期慎

陽人父堅護軍啓以才義顯於世仕至黃門郎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

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



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輒云應是我輩語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

客曰此是安石碎金

劉謐之晉紀載安議曰謹按謚法一德不懈曰簡道

德博聞曰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景行猶有髣髴宜尊號曰太宗謚

文曰簡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

許詢謝顧謂諸

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

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

得漁父一篇

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孔子絃歌鼓琴奏曲

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鄰右手持頤以聽曲



終而招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為者也曰孔氏曰  
孔氏何治子貢曰服忠信行仁義飾禮樂選人  
倫孔氏之所治也曰有土之君歟曰非也漁人  
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之遂  
言八疵四病

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

以識孔子

通作七百許語叙致精麗才藻竒拔衆咸稱善

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

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麤難因自叙其意作萬

餘語才峰秀逸

文字志曰安神悟善談玄理

既自難干加

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

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



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

賦甚有才情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釋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

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檀道鸞謂裴松之以為啓作語林榮儻別名啓乎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中興書曰

萬善屬文能談論萬集載其叙四隱四顯為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孫綽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則出處同歸時以孫義為得

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郡人祖廐孝廉父霸少府卿

夷辟州主簿不就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中興書曰曹毗字輔

佐譙國人魏大司馬休曾孫也好文籍裁為負

能屬詞累遷太學博士尚書郎光祿勳



版綉論語曰孔子式負版者鄭氏注曰版謂邦國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非無文

采酷無裁製

桓宣武北征溫別傳曰溫以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鮮卑袁虎時從被

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

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嘆其才袁虎

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殷仲文天才宏贍續晉陽秋曰仲文雅有才藻著文數十篇而讀書

不甚廣傳亮歎曰亮別見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

豹丘淵之文章敘曰豹字士蔚陳郡人祖耽歷陽太守父質瑯琊內史豹隆安中著作佐郎

累遷太尉長史丹才不減班固續漢書曰固字陽尹義熙九年卒



幼有雋才學無常師善屬文經傳無不究覽

補

宋文帝嘗問慧觀

釋惠皎高僧傳曰慧觀清河人姓崔十歲便以博見馳名

弱年出家遊方廬山諮稟頓悟之義誰復習之

惠遠風神秀雅思入玄微頓悟之義誰復習之

佛教備入有頓悟漸脩二宗答云有生公高僧傳曰竺道生

神值竺法汰遠改俗歸依雋思奇拔弟子道猷

聞義開解王弘顏延之並敬挹風猷弟子道猷

高僧傳曰道猷初為生公弟子師亡後見新出

勝鬘經嘆曰先師昔義闇與經同因註勝鬘以

遺訓即敕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延入宮內大

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

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

鋒帝撫几稱快高僧傳曰道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外適喟然嘆曰夫象以盡



補

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  
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玄義若忘筌取  
魚始可以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語  
果迺言善不受報頓悟成佛又著二諦論  
諸人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  
明師匠無忝徽音

何子季與周彥倫

周顒別見

同時二人精信佛法

南史

曰何遜字子季廬江瀟人祖尚之中書令父鑠  
宋宜都太守徽八歲居憂毀若成人及長輕薄

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  
詩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

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周顒深器異之仕齊  
為建安太守永元中徵太子詹事梁徵領軍司

馬並子季別立精廬都無妻妾文惠太子

齊書

惠太子長懋字雲喬小  
字白澤世祖長子也

嘗問彥倫卿精進何如

文學下

世說新語



何胤彥倫答曰三塗八難

按淨名疏界內八難曰地獄畜生餓鬼三

塗也盲聾啞世智辨聽佛前佛後北俱盧洲人道也無想天或指長壽天天二也為凡夫住

事八難界外八難曰有餘中三十心為三惡道住無我法名為北洲地前法愛如長壽天未有

初地十種六相名諸根不具地前智淺如世智辨聽不窮中理如佛前佛後為二乘住理八難

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問所累云何曰周

妻何肉南史曰衛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鮠脯糖蟹嘗食蚶蠣

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岢曰鮠脯之就鮠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

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慚混沌之奇獷殼外絨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

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厨永為口實竟陵王見岢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言勸令食菜曰

變之大者莫過死生之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



補

何尚之為丹陽尹

宋書曰何尚之字彥德廬江

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為宋太祖所知官至侍中尚書令

更置玄學於南郭外一時名士慕道來遊王倩

玉

宋書曰王球字倩王瑯琊臨沂人父謚司徒球素簡貴不交遊江夏王義恭嘗謂何尚之

曰當今乏才羣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恐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未可以文案旁也

官至太子詹事嘗稱之曰尚之西河之風不墜

文學下

上卷第六



西河子  
夏所居

補

張參軍少有思理

南史曰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祖僧寶梁太子洗馬父

仲悅梁尚書祠部郎譏幼聰俊有思理十四為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官始安王記室參軍

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

四弟弘直亦在講席參軍與弘正論義弘正理

小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參軍正色曰今

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

助弘正語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慄

然南史曰周弘正字思行父寶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為伯父捨所養十

歲通老子周易官至國子祭酒弘直字思方幼聰敏仕梁為湘東王記室參軍



補 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讎校

李百藥齊書曰邢劭字子才河間鄴

人魏太常貞之後十歲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言少在洛陽與時名勝專以山水

遊宴為娛嘗因霖雨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後飲譁既倦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遺忘

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 嘗謂誤書思之更

是一適

齊書曰劭妻弟李節亦才學之士謂劭思誤書何由便得劭答曰若思不能得

便不勞讀書

補 顏延之嘗問鮑明遠

沈約宋書曰鮑昭字明遠

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昭才盡實不然也臨

海王子瑱為荊州昭為前軍 已詩與謝康樂優

劣鮑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



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

詩品曰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

鏤金顏終身病之

補謝超宗好學有文辭

南史曰超宗謝鳳子靈運之孫也隨父徙嶺南元嘉

未得遠歷官至義興太守後以事賜盡

為新安王子鸞常侍

平季敬王子鸞孝武第

時王母殷淑妃卒

八子也改封新安王

宋書曰淑妃辛上痛愛不已

超宗殊有鳳毛

補齊世祖問王僕射當今誰能為五言詩

南齊書曰儉字

仲寶瑯琊臨沂人祖曇首父僧綽儉生而僧綽遇害數歲襲爵拜受茅土流涕為咽幼有神彩

專心篤學手不釋卷高帝為太尉引為長史遷尚書僕射王答曰謝朓得父



膏腴

南史曰謝朓字敬冲謝莊子幼聰慧十歲

撫其背曰真吾家千金仕

江淹有意

劉璠梁典

文通濟陽人六歲能屬詩及長愛奇尚異宋桂

紫光祿大夫鍾嶸詩品曰文通詩體總雜善於

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眺初淹罷宣城郡

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

補

何參軍

南史曰何思澄字元靜東海剡人父敬

山詩沈約大相稱賞自以為與族弟水部

弗逮仕至湘東王錄事參軍與族弟水部

遜字仲言東海剡人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遜

八歲能賦詩文章與劉孝綽並重於世世謂何

劉官至尚

散騎

南史曰何子朗字世明早有才

書水部郎

思周捨每與

談服其精理卒於

文學下

士說南六

十



今國山俱擅文名時人為之語曰東海三何子朗

最多參軍曰外言殊不爾故當推遜

補張思光作海賦文辭詭激融賦奇句曰窮區沒

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却瞻無後向望無

前長尋高眺唯水與天惜全篇脫落不可讀以示鎮軍將軍徐凱之徐曰此賦寔超玄虛王儉

七志曰木華字玄虛廣川人傳亮文章但恨不

志曰玄虛為海賦文章雋麗足繼前良道益耳思光即求筆益之曰漉沙搆白熬波出

素積雪中春飛霜暑露

補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

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



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

虞士

補

釋慧淨嘗與道士蔡晃談義晃屢被摧折

僧道宣傳

燈錄曰慧淨俗姓房氏常山真定人隋國子博士微遠族子生知天挺雅懷篇什風格標峻器

宇冲邈弱歲便曉文頌十四出家志業弘遠日頌八千餘言總持辭義罕有其比國子

祭酒孔穎達

劉昫唐書曰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八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及

長明左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無善算曆解屬文同郡劉焯名重海內穎達造門請

質疑滯多出意表焯改容敬之大業初舉明經太宗引為文學館學士拜國子祭酒心存

道黨謂慧淨曰佛家無諍

語錄曰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

法師何以屢構斯難慧淨答曰佛破外道外



道不通見圓覺經註曰外道者看諸反謂佛曰汝

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即是不平何謂平

等金剛經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佛為通曰以

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矣顧今亦

補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即淨無諍也

齊澣善知今事唐詩紀事曰齊澣字洗心定州人開元間與蘇晉蘇頲賈曾韓

休許景先孫遜典詔語為代言最杜選當國表

宋璟為吏部尚書澣及蘇晉為侍郎世謂臺選

嘗稱陳希烈苗晉高仲舒善知古事劉昫唐書

卿之才後皆大顯仲舒雍州萬年人博通經史尤明三禮及詁訓

之書神龍中為相王府文學王甚重之開元中授中書舍人宋璟蘇姚崇每諮此兩人嘗曰欲

題每詢訪故事焉



補

知古事問仲舒欲知今事問齊澣

崇別見

元微之

劉昫唐書曰元稹字微之河南人魏昭成皇帝之後父寬比部郎中稹九歲能

屬文

十五兩經擢第二十八入應制舉才識無茂

明於

體用科稹為第一除右拾遺長慶二年拜

平章

事唐詩紀事曰穆宗時嬪御與劉夢得書

多誦

揆歌詞宮中號為元才子

日劉

禹錫字夢得彭城人祖雲父淑世以儒學

稱禹

錫精於古文善五言詩近體文章後多才

麗為

監察御史以附王叔文連韋楚老唐詩紀

加貶

逐終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楚老

長慶進在白傳策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

士終

于拾遺

建之

仍孫祖鎰父季庚世敦儒業居易聰慧絕

入貞

元十四年高郢推昇甲科授校書郎元和

中為

集賢校理文辭富艷充精詩筆所著歌詩

意存

諷賦箴時之病補政之闕士君子宗之往

往流

聞禁中章武納諫思理各賦金陵懷古詩

渴聞

讜言召入翰林為學士

文學下

世說新語

卷六



劉先成白覽之曰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所餘

鱗瓜何用邪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持緯蕭而食者莊子沒川得千金珠謂其子取石

來銀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頷下若能得珠者遭其睡也如使驪龍寤子尚奚微

之有於是罷唱劉詩曰王濬樓舡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

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清流而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宋史曰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

奎守蜀還朝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其學本六經不道佛老申韓之說歷官端明殿學士

提舉太乙在許下與韓持國五朝名臣言行錄官無侍讀

敵公億之子以蔭補兄弟宋史論曰億有子位官仕至門下侍郎而行各有適絳

適於同維適於往還諸韓皆崇此二事李薦師友談記

補



曰東坡云日者王寧王寔見訪寔持國少傅之  
督也因問持國安否皆曰持國嘗語入吾已癯  
老且將聲樂酒色以娛年東坡曰頃有一老人  
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一日會親友曰老人且  
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呼號願留一言  
為教老人曰惟五更起句當自家事諸子曰家  
中幸豐何用早起家事皆自家事豈有分別老  
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  
生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持國  
果自以殘年勞心聲酒不若為死時將去者計  
也公頗病之貽蘇子瞻書問救之當以何術子  
瞻報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  
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  
曇亦須斂衽釋迦譜曰淨飯遠祖捨國修况學  
之者耶張太史明道雜志曰范蜀公不信佛說  
大蘇公嘗與公論求其所以不信之說



范公云鎮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嘗信蘇公曰  
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醫切脉醫曰寒則  
服熱藥曰熱則解寒藥公何嘗見脉  
而信之何獨至於佛而必待見耶

補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

義

寧州志曰黃龍山寺吳黃武  
中有黃龍見于山因以名

山谷詮釋再三

晦堂不答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

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

谷乃服

羅湖野錄曰魯直元祐間丁家  
艱館黃龍山從晦堂和尚游

補

宋次道家多書

東都事略曰宋敏求字次道  
州平棘人父綬參知政事家藏

書二萬卷敏求官龍圖閣學士  
以力學被遇父子繼世掌史

劉道原就借觀

宋日具酒饌為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為來



也悉撤去閉閣抄讀旬日盡其書而去宋史曰

道原筠州人父奐穎上令恕少穎悟書過目成

誦重意義悉然諾王安石欲引置三司條例以

不習金

穀辭

### 方正上

補陳尚書班固漢書曰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見

王莽司馬光通鑑曰莽字巨君孝元后之姪也

僭位十八年誅何武鮑宣班固漢書曰何武字

漢兵殺之

帝時為御史大夫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何

武甚敬重焉為諫大夫董賢貴幸上書切諫

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誅喟然歎曰吾可以

不附已者宣及何武等皆死

逝矣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

方正上



祖臘或問之答曰我先祖豈知王氏臘乎祖道祭也

臘歲終之大祭也高堂隆魏臺訪議曰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為祖墓日為臘漢家以火德王火盛於午墓於戌故以午祖戌臘

補蘇桓公性彊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相語

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

為大人後漢書蘇章傳曰章八世祖建武帝時右將軍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

補馬伏波嘗有疾范曄後漢書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曾祖父通封重合侯

坐事誅故再世不顯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嘗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曰牧

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數日凡殖貨財產貴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

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兄子嚴數並喜譏議而通俠客援在交趾以書誡之建武四年隗



補

囂使奉書洛陽歸身漢朝累立  
戰功拜伏波將軍封新息侯 梁松來候之獨

拜床下不答諸子問曰帝壻貴重奈何不為禮

伏波曰我乃松父友雖貴何得失其序後漢書曰梁松

字伯孫安定為氏人梁統子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

王仲回姿性方潔疾惡疆豪范畢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京兆下

邦入哀平間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鄧禹至關中表為左馮翊稱疾免歸後復徵為太子少

傳一友人喪親同郡陳遵關西大俠為護喪事

賻助甚豐仲回懷一縑陳於主人前曰如丹此

縑出自機杼遵有慚色班固漢書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長八尺餘客

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時列侯有與遵同姓氏者每至人門



曰陳孟公坐中皆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

補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

君結交何為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

許也

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矜嚴有威容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

治穀梁春秋為元都講建武四年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明年代伏湛為大司徒

補

周太常清潔守禮嘗卧病齋宮妻闕問所苦周

以為干犯齋禁大怒收送詔獄時人為之語曰

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

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東觀漢記曰周澤字穉都少修高節



耿介特立好學問治嚴氏春秋門徒數百人隱居上野不汲汲於時俗拜太常果敢數有直言

朝廷嘉其清廉

補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邴根矩

邴原別見

獨不往曹公徵使人問之邴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曹公深重其言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栢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

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林南陽安眾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修德雅正確然



不羣微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  
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  
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為司空輔漢朝  
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為交未承曰松栢  
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勅文帝  
修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王  
鄴陳羣等皆為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位  
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微  
為直諫大夫明帝欲  
引以為相以老固辭

夏侯玄既被桎梏

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  
人夏侯尚之子大將軍前妻

兄也風格高朗弘辯博暢正始中護軍曹爽誅  
徵為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  
傅薨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  
何不不見事乎此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  
子止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  
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  
尉于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  
答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  
時鍾毓



為廷尉

魏書曰毓字釋叔穎川長社人繇長子也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

風仕至車騎將軍

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

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

世詔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

臨履玄玄正色曰吾當何辭為令史責入耶卿便為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

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之曰不當若是耶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

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

為廷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頌西晉人時世相

近為晉朝世語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距鍾會而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

前史以為鍾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

異魏志曰玄格量弘濟臨斬顏色不異舉止自若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

飲

世語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

網

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

小

事下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

本弟騫

晉陽秋曰騫字休淵司徒第二子無行

還徑入至堂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

雜

名士傳曰玄以鄉黨貴齒本不論德位年長

同不可得而難者也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

郭淮字伯

濟太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

奉使賀文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羣臣歡會帝正

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

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



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  
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詔之  
擢為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中三淮妻  
十餘年功績顯著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  
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魏略曰凌字彥雲太原祁人歷  
司空太尉征東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  
自討之凌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  
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  
也遂使人送至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  
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至項城夜呼掾屬使者  
與決日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自殺  
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  
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  
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  
是文武奔馳如狗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司馬



懿別 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

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徃收督將及羗胡

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

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

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徃

追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

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

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

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高貴鄉公薨內外誼譁

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

王森之子也初封郟縣高貴鄉公好學夙成齊

王廢羣臣迎之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

事後魏人省徹宿衛無復鎧甲諸門戎兵老弱

而已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

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

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



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行之  
決矣正使死何所恨况不必死耶於是入白  
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為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  
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伯入遇髦於東止車  
門左右訶之伯眾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髦戰  
於南閣下髦自用劔眾欲退太子舍人或濟問  
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公畜汝等正為今日  
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髦刃出於背魏  
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司復進位相國  
加九錫帝夜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  
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遣使自出  
致討會雨而却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  
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決行此事帝遂  
拔劔外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  
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帝猶稱天子手  
劔奮擊眾莫敢逼充率厲將士騎督成淬弟濟  
以矛進帝崩於師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魏  
時暴雨雷電晦冥  
曰泰字玄伯司  
空羣之子也  
何以靜之泰云惟殺賈充以謝



天下

晉諸公贊曰充字公問襄陵人父達魏豫州刺史充起家為尚書遷廷尉晉受禪封

魯郡

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

其下

于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召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

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

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史思其次泰曰惟

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

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迹古人

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可惜乎速斬賈充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問不可得殺也卿更

思餘計泰厲聲曰意惟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

充大將軍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哉後言遂嘔血死



補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  
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  
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  
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  
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  
是慚悔而出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瑯琊人司  
空誕少子也雅正有才望仕吳為  
右將軍大司馬吳亡靚入洛以父誕為太祖所  
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瑯琊王妃靚之姊也  
帝後因靚在姊間往就見焉靚逃於廁中於是  
以至孝發名時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  
之役談者咸曰觀紹靚二人  
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蜀志曰諸葛瞻字思遠丞  
相亮之子亮出武功與兄



瑾書曰瞻已八歲聰慧可愛嫵其早成恐不能重器耳丞相亡蜀人思之愛瞻才敏每朝廷有

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傳相告曰葛侯所為也是以美聲益譽有過其實與董厥並乎尚

書事蜀亡廖元儉蜀志曰廖化字元儉襄陽人死於國難為丞相參軍以果烈稱官位

與張翼齊而過宗德艷欲與共詣思遠許德艷在宗預之右

曰吾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

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蜀志曰宗預字

人為丞相主簿丞相卒吳慮魏襄蜀增巴丘守兵萬人蜀亦益永安之成預將命至吳孫權問

日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西更增白帝之守皆何也預曰東益巴丘之成西增白帝之守皆勢

宜然不足相問權大笑嘉其伉直

和嶠為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



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曰皇太子聖質如初

寶子

晉紀曰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於上曰季世多偽而太子尚信非四海

之主憂太子不了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作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

謂嶠曰太子近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荀侍中共往言及顗奉詔還對上曰太子明識弘新有

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質如初上默然晉陽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勗往

觀察之既見勗稱數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故嶠曰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

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為忠而欲灰滅勗也按荀顗清雅性不阿諛按之二說則孫盛為得也

晉武帝時荀勗為中書監

虞預晉書曰勗字公曾顗川頴陰人漢司

空襲曾孫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為安陽令民生為立祠累遷侍中

中書和嶠為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

方正上

世說補六

二

一



常疾勗諛諛

王隱晉書曰勗性佞媚譽太子出齊王當時私議損國害民孫劉之

匹也後世若有良文當著佞倖傳

後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

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後得去監令各給車

自此始

曹嘉之晉紀曰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至和嶠為令而荀勗為監嶠意彊抗專

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此始也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

嶠曰武子雋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

因曰知愧不

晉諸公贊曰齊王當出藩而王濟諫請無數又累遣常山王與婦長

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之世祖甚恚謂王戎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目朕家計而甄德王

濟連遣婦入來生哭入邪濟寺尚爾況餘者乎濟自此被責左遷國子祭酒

武子曰



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耻之

漢書曰淮南王長高祖少子

也有罪文帝從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

容瓚注曰言一尺布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米他粟可舂而共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

人能令踈親臣不能使親踈以此愧陛下

山公大兒著短恰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

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

晉諸公

該字伯倫司徒清長子也雅有器識仕至左衛將軍

齊王問為大司馬輔政

虞預晉書曰問字景治齊王攸子也少聰慧及

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篡位問起義兵誅倫拜大司馬加九卿政皆決之而悉用羣小不復朝覲

遂為長沙王所誅

嵇紹為侍中詣問咨事問設宰會召



葛旗

晉王官屬名曰旗字虛旗齊王從事中郎

與董艾等專執

威權同敗見誅

董艾等

弘農人祖遇魏侍中父

艾為新汲令赴軍用艾領右將軍王敗見誅共

緜秘書監艾少好功名不修士檢齊王起義

論時宜旗等白問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

之遂送樂器紹推却不受問曰今日共為歡卿

何却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

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

王法服為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

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旗等不自得而退

世說新語補卷之六



世說新語補卷之七

方正下

盧志於衆坐

世語曰志字子通范陽人尚書璉少知名起家鄴令歷成都王

長史衛尉卿尚書郎

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

吳書

字伯言吳郡人

世為冠族初領海昌令號神君累遷丞相

答曰如卿於盧毓

盧璉

魏志曰毓字子家涿人父植育名於世累遷吏部郎尚書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進

司空璉咸熙中為泰山太守字子笏位上尚書

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

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

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

孔氏志惟曰盧充者范陽

入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獐舉弓而射即中之獐倒而復起



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  
下有唱家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  
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襪新衣迎之  
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  
曰近得尊府君書為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  
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歡  
欵無辭崔即勅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  
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為三日畢還見崔崔  
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  
留目養勅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韓  
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  
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  
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懷惋居四年三月  
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充  
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  
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  
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盃別  
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艷當時  
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  
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



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盃可  
願兒恩愛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盃及詩  
忽不見二車覆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  
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竟就充懷衆初恠  
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詰市賣  
盃高舉其價不欲遠售冀有識者歟有一老婢  
問充得盃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嫗也遣視之  
果是謂充曰我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  
痛之贈一金盃箸棺中今視卿盃甚似得盃本  
未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詰充家迎兒兒有崔  
氏狀又似充貌嫗曰我舅甥三月末間產父曰  
春煥溫也願休強也即字溫休溫休蓋幽福也  
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為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  
著績其後生植為漢尚書植子毓為魏司空冠  
蓋相承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至今也

王太尉

夷甫也

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

君不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卿



我法卿自用卿法

向雄為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  
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為黃門郎劉為侍中初  
不交言武帝聞之勅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  
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  
於是即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

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

漢晉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內人

世語曰雄有節

君仕至黃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

御犧牛不先三郡輒隨比送洛值天大熱郡送  
牛多渴死臺法甚重太守吳奮召雄與杖雄不  
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三牛者亦死也奮大怒  
下雄獄將大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從事數年



為黃門侍郎奮為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武帝聞之給雄酒禮使詣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淮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圉秋人少以清正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

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

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

內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武帝

從之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耶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

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

反服之有鄭玄曰為兵主來攻伐故曰戎首也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

亮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虞預



曰刁協字玄亮勃海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尚書令

中宗信重之為王襲所忌明日報仲智鄧粲晉舉兵討之奔至江南敗死

嵩字仲智穎弟也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

為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吊敦甚銜之猶取

經猶誦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說

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為辟易於戶

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與齊

名邦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世說曰元帝以鄭后之寵欲舍

明帝而立簡文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

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宜為儲嗣周王諸公並

苦爭懇切惟刁玄亮獨

欲奉少主以阿上旨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

晉紀曰帝諱紹字道

幾元帝長子明敏有機斷

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

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太真所說溫

嘗為東宮率後為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溫來敦

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

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已

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鈞深致遠蓋非

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為孝

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

帝言於眾曰太子子道有虧溫司馬言在東宮悉其事矯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



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

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軍敗績顗長史郝嘏及

左右文武勸顗避難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傾

捷豈可草間求活投身胡虜邪乃與朝士詣敦

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

曰恨力不足豈有餘邪

蘇峻時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

才學仕郡主簿舉孝廉值中原亂招合

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

遠近感其恩義咸共宗焉討王敦有功封公遷

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自斫鼓曰

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曰臺

下云我反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孔羣在橫塘

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

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字敬休會稽山陰

人祖瑛吳豫章太守父奕全椒令羣有智局仕

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為阜陵令逃亡無



行庾亮徵蘇峻術勸峻誅亮  
遂與峻同反後以定城降  
因衆坐戲語令術

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

注人家語曰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

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

為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劍

孔子之和之曲三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

者猶憎其眼禮記月令仲春之月鷹化為鳩

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棋王手嘗不如兩

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

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徐廣晉紀曰江勸字

思玄陳留人博學知

方正下  
世說補  
二



名無善奕為中興之冠軍累  
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  
傍有客曰此年少戲

迺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惟圍棋見勝  
范

棋品曰廟與王恬等  
棋第一品導第五品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

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

遂為衿契  
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騎榮兄子少有重名泰興中為騎郎

蚤卒時為悼惜之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

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  
杜預左傳注曰培塿小阜松柏大木

也薰香草  
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  
夫婦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

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

惟啼泣便舍去鄧粲晉紀曰周謨字叔治周侯

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

愛阿奴謨小字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

去王亦不留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

祿錄尚書事楊州刺史史薨贈司空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晉陽秋曰峻率衆二萬濟自橫江至於蔣

山王師惟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

方正下

世說新語

六



七言

七

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

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

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

董狐將執簡而進矣雅別傳曰雅字彥胃穎川長社人魏太傅鍾繇弟仲

常曾孫也少有才志累遷至侍中

補王丞相名位隆重百僚欲為降禮馮太常以問

顏光祿晉書曰顏含字弘都瑯琊華人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

聞仕至光祿勳晉中與書曰顏含嫂病困須蟬地膽不能得含憂歎累日忽有一童子持青囊

授含乃地膽也童顏曰王公雖重禮無偏敬降

子化為青鳥飛去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



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倭  
於我我其有邪德乎

孔君平疾篤

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善春秋有文辨歷太子舍人

累遷廷尉卿

庾司空為會稽省之

晉陽秋曰庾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

也少有檢操亮常器之曰吾家晏平仲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

相問訊甚至

為之流涕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  
問安國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

之請其話言

王隱晉書曰坦方直而有雅望

桓大司馬詣劉尹卧不起桓轡彈彈劉枕丸送  
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闔



戰求勝

中興書曰溫曾為徐州刺史沛國屬徐州故呼溫使君闔戰者以溫為將也

桓甚有恨容

桓公議移洛陽鍾簋王懷祖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漸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簋桓不能奪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

阮思曠也

至門語謝故當共

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王藍田拜楊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

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

禮記曰婦人

餘

無所諱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

日綽集載誄文

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弦韋

永戰話言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

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

徐廣晉紀曰庾義字叔和亮第三子拔尚率到

位建威將軍吳國內史道恩義小字

補

會稽王道子專政委任羣小陸祖言

晉書曰陸納字祖言

吳郡吳人父玩官侍中司空納少有清操貞厲絕俗太原王衍雅重之引為建威長史遷吏部

郎出為吳興太守望闕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

朝士稱其忠亮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盱未食有相識小人貽



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為烏程令

胡奴

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秘書監何法盛以

為第九子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脩齡

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補

戴安道少有高名

晉安帝紀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有清操恬和通任

甚為劉真長所知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宴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著武陵王司馬晞為太聞其善鼓琴

高尚之目

武陵王

宰封武陵王

聞其善鼓琴

使人召之安道就使者前打破琴直語云戴安



道不能為王侯伶人

阮光祿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

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遄疾而

去至方山不相及

中興書曰裕終日顧然無所錯綜而物自宗之劉尹

時為會稽乃歎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

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

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

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入不

溫別傳曰溫有豪邁風氣也

羅君章曾在入家主入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



相識已多不煩復爾

羅府君別傳曰含字君章桂陽人蓋楚熊姓之

後啓土羅國遠氏族馬後寓湘境故為桂陽人含臨海太守彦曾孫榮陽太守綏小子也桓宣

武辟為別駕以官廨誼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為牀織葦為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

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舍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

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王文度為桓公長史時桓為兒求王女王許容

藍田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膝上

文度因言桓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膝

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

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



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王氏

譜曰坦之子愷娶桓溫第二女字伯子中興書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

太極殿始成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令王彪之等啓改作新宮太元三

年二月內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謝萬監

視賜爵關內侯大王子敬時為謝公長史謝送匠毛安之關中侯

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箸門外

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

亦自為也王曰魏阼所以不長謝以為名言宋明

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

凌雲閣忘題榜乃使韋仲將縣梯上題之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韋仲將



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知其心通不復逼之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

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中興書曰爽字季明恭第四弟也忠

孝質直烈宗崩王國寶夜開門入為遺詔爽為黃門郎拒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

者斬國寶懼乃止仕至侍中恭事敗貶太常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子王

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

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中興書曰王濛女諱

蘊女諱法惠為孝武皇后

補桓玄篡立徐野民獨哀感涕泗交流晉書曰徐廣字野民



東莞姑臧人。世好學。至廣元為精純。謝玄為謝

宣明止之。收淚言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

遺老憂喜之事，固自不同。乃更敝廬。宋書曰：謝

陳郡陽夏人。祖朗，東陽太守。父重，司馬道子長

史晦為孟昶中兵參軍。後為宋高祖中領軍。少

帝即位，加中書令，與徐羨之、傅亮共輔政。以事伏誅。

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桓敬祖要王參軍同

行。王弘之別見。王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

風馬不接，無緣扈從。」晉中興書曰：桓謙字敬祖，

軍將。宋世吏部都令史洛執選事。陸東海慧曉在選。



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人語陸云都令史諳  
悉舊貫可共叅懷陸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  
令史為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  
退

補

卞士蔚弱冠時為上虞令

南史曰卞彬字士蔚  
濟陰寬人祖嗣之中

領軍父述之上虞令彬  
才與物多忤官車騎記室叅軍

甚有剛氣會稽

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士蔚積不能容脫幘授  
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謂此幘耳今已授之卿  
以一世勲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竟去

顗別見

補

任彥升

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彥升樂安人四歲  
誦古詩數十篇十六舉秀才第一辭章



之美冠絕當時好交結獎拔士友得其延譽率

多外擢衣冠貴遊爭與交親坐上賓客恒有數

十時入幕之號曰任君官在齊紆意於梅蟲兒

至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南史曰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用為中書郎

為制局監甚見愛幸東昏敗伏法彦升造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邦忽謝

我彦升大慚也南史曰王亮字奉叔三瑩從父弟

未選尚公主齊竟陵王開西邸延才俊以為士

補

褚彦宣

南史曰褚炤字彦宣淵從父弟也父法

以不拜常非從兄彦回身事二姓

蕭子顯齊書

回河南陽翟人祖秀之宋太常父湛之驃騎將

軍尚主彦回少有世譽復尚文帝女湛之卒彦



回推財與弟惟取書數千卷仕宋司空從為齊朝佐命官至侍中司徒彥回子賁

南史曰淵長子賁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可終身愧恨有樓退之志位

侍中往問訊彥宣彥宣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

奉璽綬在齊大司馬門彥宣正色曰不知汝家

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好戲詔

以輅車給之彥宣大怒曰着此辱門戶那可令

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免司馬光通鑑曰宋祖下詔禪位

於齊而不肯臨軒王敬則勒兵入迎宋主出就東邸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已為郎中至是攀

車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感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為咽不自勝百官兩

泣司空褚淵等奉璽綬詣齊宮勸進齊王即皇帝位以褚淵為司徒賀者滿座昭歎曰彥回少



補

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願之壽

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

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南史曰紀僧真建康人也少事蕭惠開惠開密

謂曰我子弟並無異才政是蕭道成耳僧真乃請事齊高帝備見親信嘗令學上手迹報答書

疏皆付之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武帝嘗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常常貴人

所不及也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

由江敷別謝瀹南史曰瀹字義潔陳郡人謝莊子也仕至太子詹事我不

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敷登榻坐定敷

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



補

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徐勉為吏部尚書

梁書曰徐勉字脩仁東海鄭人祖長宗宋高祖霸府行參

軍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六歲時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為文見稱耆宿及長篤志

好學起家國子生王儉為祭酒稱勉有宰輔之量歷官侍中謚簡肅嘗與門人夜

集客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

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勉嘗為書戒

世清廉常居貧素至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

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故臻此耳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

日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

顯貴以來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舻運致亦令貨殖聚歛



若此事些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  
紛紜中年聊於東田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  
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  
終可為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  
十住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  
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  
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  
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  
高門甲第連闔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  
能不為培塿之山難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  
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  
宇近營東邊見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既  
牽挽不三又不可中塗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  
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  
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龐已成立  
桃李茂密相竹成陰陸陌交通渠畝相屬華樓  
迥榭後有臨眺之美孤峰叢薄不無糾紛之興  
瀆中並饒菰蒲湖裏殊富芰蓮雖云入外城闕  
密邇韋生欲之亦難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宏  
心蓋是筆勢所至耳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為



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國有之二十載矣今  
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  
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稱何須此且釋氏  
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信與亦稱何以聚人曰  
財况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熟田地  
甚為易鹵彌復何安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  
官既以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忘更貽恥笑若  
有所收獲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  
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  
及凡為入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  
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  
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  
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  
大哉今之所敦略言此意正謂為家已來不事  
資產陳其始末無愧懷抱無吾年時朽暮心力  
稍殫率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  
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隙  
負杖蹕屨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  
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  
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吾不復言及



補

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吾豈知如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父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蘇世長從獵於高陵

唐書曰蘇世長雍州武功人祖彤後魏散騎常侍父

振周宕州刺史世長十餘歲上言言事周武帝問讀何書對曰孝經論語王世充僭號署行臺

僕射世充平以漢南歸國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宗顧謂

羣臣曰今日畋樂乎蘇對曰陛下畋獵薄廢萬

機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宗色變既而笑曰狂

態發邪對曰臣為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忠

真宗將立明肅后

宋史曰劉后華陽人指揮通第二女也母龐夢月入懷而

娠真宗即位入為美人進德妃章穆皇后崩欲立為后大臣多以為為不可卒立之后性警悟曉

方正下  
世充補  
一五



書史聞朝事能記其本令丁謂謂東都事略曰丁

未嘗以文調王禹偁王比之韓柳名遂後真宗

朝拜相以擅移皇堂照崖州司戶東軒筆錄曰

丁謂有才智然多希合天下以為姦邪及稍進

用即啓真宗以神仙之事作王清昭應宮耗費

可勝紀不諭旨於楊大年令作冊文丁云此段不

憂不富貴楊答曰如此富貴亦不願得東都事

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七歲善屬文十一以童

子召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嘆異以為

翰林學士謚曰文王介甫雅愛馮道五代史曰馮道字可道瀛州

補

王介甫雅愛馮道

五代史曰馮道字可道瀛州

薦於晉王唐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明宗時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晉滅唐道又事晉加司徒侍

中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漢高祖立乃歸漢周

滅漢又事周太祖世宗時卒道少能矯行以取



稱於世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茅  
庵不設牀席卧一束芻而已諸將有拉得美女  
者以遺道道真之別室訪其主還之父喪居景城  
歲饑悉出所有以賑鄉里而退耕於野有力不  
能耕者夜往灌為之耕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  
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當世士皆仰為  
元老而喜唐叅政曰道為宰相使朝易四姓身  
為之稱譽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王曰伊尹五就湯五就  
桀者正在安人而已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介  
甫為之變色東事略曰唐介字子方荆南人  
為御史裏行論文彥博交結官禁  
貶英州別駕彥博亦罷相後文復相上言召臣  
未召介臣不敢行仁宗即起介通判潭州尋至  
大用

## 雅量上



補

孔文舉在青州

范曄後漢書曰融在北海六年劉備表為青州刺史為表

譚

表紹

所攻流矢雨集矛戟內接孔隱几安坐

讀書論義自若

此理

補

諸葛武侯

蜀志曰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父珪字君貢泰山郡丞亮早孤躬耕

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謂

為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君與俱來

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

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累遷丞

相益州牧率眾與司馬宣王仲達紀曰司馬懿字北征卒于渭南與司馬宣王仲達紀曰司馬懿字

忌多權數魏武聞其有狼顧相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入臣也必與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聖賢羣輔錄曰



河內司馬懿仲達潁川陳羣長文譙朱  
鑠彥才濟陰吳質季重為魏文帝四友  
治軍渭

濱克日交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視武侯獨乘

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宣王歎曰

諸葛君可謂名士矣

補

許司徒喪子

蜀志曰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避亂交趾依太守士燮劉璋遣使

招靖靖入蜀璋以為廣漢太守先主為漢中王  
拜太傅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

不倦丞相諸葛

亮皆為之拜

董休昭蜀志曰董允字休昭南郡枝江人父和掌軍中

郎將允秉心公亮丞相亮欲任以宮省之事遷  
侍中允事為防制甚得匡救之理延中守尚

書令華陽國志曰蜀人以諸與費文偉蜀志曰

費禕字

文偉江夏鄆人遊學益土與汝南許叔  
龍南郡董允齊名代蔣琬為尚書令

欲共會

雅量上

世說新語

卷二



其葬所休昭白其父掌軍請車

蜀志曰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

人劉璋時為益州太守先主定蜀為掌軍中郎將與武侯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其為交歡和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辯相違覆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躋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憂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以過矣

掌軍遣開後鹿車給之休

昭有難載之色文偉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

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休昭猶神色未

泰文偉晏然自若持車人還掌軍問之知其如

此謂休昭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自



是吾意了矣優劣不在此

豫章太守顧劭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舉

善以教民風化大行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

圍棋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

其故以爪搗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

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

也其長子死葬於羸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

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

於泉三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

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

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

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夏哭其子



補

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  
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  
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  
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拔其杖而拜曰吾過矣  
矣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魏軍次于興平蜀假費文偉節督師往禦

傳曰別

戰國多事公務煩猥律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  
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  
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  
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為尚書令  
欲毀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歎曰光祿  
人才力相懸若此吾聽事終日猶不暇爾

大夫來敏至文偉許別就求圍棋于時羽檄交

馳嚴駕已訖文偉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

觀試卿耳信自可人必能辦賊者

蜀志曰來敏字敬遠義陽



補

新野人父艷漢司空敏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  
充精倉雅訓詁先主署典學校尉與孟光皆以  
樞機不慎數見貶削然敏東宮舊恩特  
加優待後為執慎將軍欲令以官自警

嵇中散嘗於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  
來時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  
衣草帶嵇熟視既久乃吹火滅曰耻與魑魅爭  
光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  
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

陵散於今絕矣

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  
善安嫡兄遜謠安妻徐氏安欲

告遜遣妻以咨於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  
陰告安過毋表求從邊安當從訴自理辭引康



文士傳曰呂安罹事康詰獄以明之鍾會廷論  
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  
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  
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者  
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或  
衆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  
臨死而兄弔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  
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為太  
平引曲成數曰太

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

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

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

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此速康之死也

裴遐

晉諸公贊曰裴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緯長

在周馥所馥設主人

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

鎮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退與人圍棋馥  
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



補

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遐墜  
地遐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  
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聞當故  
耳

一作聞故當耳一作真是聞將故耳

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皂  
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語之曰  
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愧而退

阮係別見

阮千里善彈琴

名士傳曰阮瞻字千里夷任少者欲不脩名行自得於懷讀書

不甚研求而識其要仕至太子舍人

人聞其能多往聽之千里不

問貴賤長幼至輒與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



在內兄潘安仁常令鼓琴終日達夜曾無忤色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

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

蕩不得住見顧愷之書資語林曰太初從起帝

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觀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臧榮緒又以為諸葛誕也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

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邦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

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

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

出牛背上王夷甫蓋自謂風神英俊不至與人較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

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已欲以分

謗王不為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晉諸公贊曰

東聞喜人少有通才從兄顧器賞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輒每謝之然未能出

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為文士而經事為將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為所構惟庾子

嵩縱心事外無跡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

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晉陽秋曰劉

山人有豪俠才筭善交結為范陽王虓所驪虓薨太傅召之大相委仗用為長史八王故事曰

東海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尚布衣之操為中外所歸累遷司空太傅太傅於

雅量上世說新語二



衆坐中間庾庾時頽然已醉幘墜几上以頭就  
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娑千萬隨公所  
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  
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補

謝幼輿

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輿陳郡人父衡晉  
碩儒鯤性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

為業避亂江東  
王敦引為長史

初至東海王越太傅府坐家僮

取官稿除名于時在事諸人並以謝初登宰府  
便遭黜辱深為之恨謝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  
屑意時人服其遠暢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



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

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為衣丹陽記曰為衣

之起吳時為衣營處所也何所稍嚴中興書曰於是風塵

江左初立瑯琊諸王所居自消內外緝穆○丞相非高也正著數也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

周旋無為知人几案間事

祖士少好財阮遥集好屐竝恒自經營同是一

累而未判其得失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道人累遷平西將軍豫州刺史

史鎮壽陽與蘇峻反峻敗約投石勒約本幽州冠族賓客填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

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惡之遂誅約晉陽秋曰阮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

雅量上世說補二



智調而無偽異累遷侍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

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簾箸背後傾身障之意  
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  
一生當箸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許侍中

晉百官名曰許璩字思文義興陽羨人  
許氏譜曰璩祖豐字子良永興長父裴

字季顯烏程令璩  
仕至吏部侍郎

顧司空

顧和字君孝少知名  
族人顧榮曰此吾家

騏驥也必與吾宗  
書令五子治隗淳履之仕至尚

俱作丞相從事爾時

已被遇遊宴集聚略無不同嘗夜至丞相許戲

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入已帳眠顧至曉回轉

不得快孰許上牀便咤臺大鼾丞相顧諸客曰



此中亦難得眠處

戴公

也達

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

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  
知其量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  
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  
溫太真嘗隱幔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  
君侯何以為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

庾氏

譜曰

會字會宗

太尉亮長

子年十九歲

和六年遇害

或云見阿恭知元規

非假

阿恭會

字也

非假

阿恭會

字也

非假

阿恭會

字也

非假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

按庾亮啓參佐名袁時直

為參軍不掌記室也

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

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塘亭住

錢塘縣記曰縣近海

為潮漂沒縣諸豪姓斂錢雇人輦土為塘因以為名也

爾時吳興沈充為

縣令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

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

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

酒色因遥問傖父欲食麤不姓何等可共語褚

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

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脩刺詣公更宰



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慚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郝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語郝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郝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壻咸自矜持惟有一郎在東牀上坦腹卧如不聞郝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

王氏譜曰逸少義之小字義之妻太

傳郝鑒女名璿字子房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竝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



問貴賤

曼別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陽平太守曼頽縱宏任飲酒誕節與陳

留阮放等號兖州八達累遷丹陽尹為蘇峻所害

羊固拜臨海竟日皆

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

曼之真率

明帝東宮僚屬名曰羊固字道安泰山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固

善草行著名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褒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

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

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

積三曰火車四曰火軍五曰火隊凡軍必知五火之變故以火攻者明也

世說新語補卷之七



世說新語補卷之八

雅量下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

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

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著白袷憑兩

入來詣丞相

和覓虱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

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虱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

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

僕才

中興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

奔

晉陽秋曰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於建陽門外王師敗績亮於陳攜二弟奔溫嶠



亂兵相剽掠射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著賊衆廼安

宣武與簡文太宰武陵王晞共載客令人在輿前後

鳴鼓大呼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

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

賢續晉陽秋曰帝性溫深雅有局鎮常與桓溫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溫密勅令無因

鳴角鼓譟部伍並驚馳溫陽駭異晞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顏無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

謂溫服憚也

劉越石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



補

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懷然長歎中夜  
吹奏胡笳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  
賊并起圍奔去或云是劉王喬

曹嘉之晉紀曰  
劉疇字王喬彭

城人父訥司隸校尉疇善談名  
理有重名永嘉中為閭鼎所害

郝嘉賓嘗三伏之月詣謝公時炎暑熏赫諸人

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着故綃衣食熱

白粥宴然無異

曆忌釋曰伏者金氣伏  
藏之日也○稟性不同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

之

晉安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  
王導故事溫大怒以為黜其權謝安王坦之

所建也入赴山陵百官拜于道側在位  
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三謝

王甚遽



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阼

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

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

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按宋明帝文

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

戲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桓溫止新亭大

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厝倒

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

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不

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

能爾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王謝舊齊名於  
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  
此始判優劣  
桓宣武與郝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



宿

續晉陽秋日超謂溫雄武當樂推之運遂深  
自委結溫亦深相器重故潛謀密計莫不預

焉

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郝猶在

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

郝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郝生可

謂入幕賓也

帳一作帷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

中興

書曰安元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遊  
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

意也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

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

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



如此將無歸衆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孟嘉為桓宣武征西參軍九日宴龍山寮佐畢集俄風至吹嘉帽落嘉不之覺宣武使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宣武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異

支道林還東

高逸沙門傳曰遁為哀帝所迎游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三都還

就巖穴

時賢竝送於征虜亭

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

因以

為名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

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



謨第二子有文理  
仕至撫軍長史  
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

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馬因合襦舉謝擲地  
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  
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  
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  
郝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餉米千斛修書累紙  
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為煩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

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

氏譜曰奉祖端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謝太傅

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



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他端雖  
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  
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謝公與人圍棋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

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

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續晉陽秋曰初苻堅

無懼色方命駕出野與兄子玄圍碁夜還乃處

分少日皆辦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如此謝車

騎傳曰氏賊苻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朝廷遣

與從弟琰等選精銳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  
得偽輦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罽萬端馬牛驢  
騾駝十  
萬頭匹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

避不遑取履

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書曰徽之義之第五子卓犖不羈

至黃門侍郎

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

出不異平常

續晉陽秋曰徽之雖不世以此定修賞賈所答止不妄

二王神字

神字難定猷難勝微也

王子敬夜齋中卧有羣偷入其室盜物都盡王

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王僧彌

字珉小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

小奴王蒼小字也蒼

別傳曰蒼字敬文丞相最小子有清譽夷素無競仕至鎮軍將軍

僧彌舉酒勸

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

謝玄曾為徐僧彌



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

壽張

玄叔父安曾為吳興玄少時從之遊故云然

謝徐撫掌而笑曰

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

其人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

坐上賓客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

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

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

重咸云是公輔器也

續晉陽秋曰初辟大司馬掾桓溫至重之常稱王

掾公為黑頭公幸易才也



太元末長星見

徐廣晉紀曰泰元二十年九月出蓬星如粉絮東南行歷須女

至中央星按太元末唯有此妖不聞長星也且漢文八年有長星出東方文顯注曰長星有光芒

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常也此星見多為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蓋知長星非

關天子世孝武在位二十四年為張貴妃所弑說虛也

心甚惡之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杯屬星云長星

勸爾一杯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東哲慢戲之流

文士傳曰哲字

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疎之

足以為東氏哲博學多識問無不對元康中有人自崇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

空張華以問哲哲曰此明帝顯籍陵中策文也拾校里然曾為變賦諸文文其俳諧三十九歲



卒元城為之廢市

殷甚以為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

可觀便於手巾函中出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

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

已殷悵然自失

王江州

宋書曰王弘字休元瑯琊臨沂人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

好學以清恬知名與尚書僕射謝混善弱冠為會稽王驃騎參軍

欲識陶淵明

不能致淵明嘗往廬山王令淵明故人龐通之

齋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

生二兒舉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王至

亦無忤也

梁昭明太子撰淵明傳曰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曾祖



侃晉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博學不羣親老家貧  
為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  
資遂抱羸疾後復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  
一力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  
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  
潛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  
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妻翟氏亦與同志能  
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為晉  
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  
肯仕是歲將復徵之會卒世號靖節先生晉書  
潛本傳曰潛既絕州郡觀謁未嘗有所造詣惟  
至田舍及廬山過觀而已或有酒要之或要之  
共三酒家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刺史王  
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潛稱疾不見弘每  
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遣其故人龐通之齋  
酒先於半途要之便引酌欣然忘進弘乃出與  
相聞歡宴窮日續晉陽秋曰王弘造淵明無履  
弘從人脫履以給之弘語左右為彭澤作履左  
右請履度淵明即眾坐伸脚及履至著而不疑  
吳正傳詩話曰本傳潛故人龐通之此有答龐  
雅量下



參軍四言及後五言皆叙鄰曲契好明是此人  
又有怨詩示麗主簿者豈即麗參軍耶半道栗  
里亦可說  
移家之事

補  
徐羨之沉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棊觀

戲常若未解

宋書曰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郟人祖寧吏部尚書郎父祚之上虞令

羨之歷官司空錄尚書事羨之起自布衣又無學術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謂

有宰臣之望與嘗與謝晦傅亮

宋書曰傅亮字季友北地人博

謝晦傅亮同誅

宴聚晦亮才學辯博羨之風度

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

以學問為長

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高祖渾魏將作大匠曾祖

襲大司農父遵尚書郎襲初為江乘令因居縣境鮮之下帷讀書絕交遊之務初為桓偉輔國



主簿歷官尚書右僕射

補

宋明帝

宋書曰帝諱彧文帝第十一子

賜王景文死敕至之夜

景文在江州方與客棊看敕訖置在局下神色

恬然爭劫竟歛子納奩畢徐言奉勅見賜以死

方以敕示客因舉賜鵠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

遂仰飲而絕

宋書曰景文常以盛滿為憂屢辭位宋主不許詔報曰人居貴要但

問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而權抗人主今袁粲為令僕領選而人往往不

知有繫以此居貴要當有致憂競否夫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

至是慮晏駕後皇后臨朝景文或有異圖遣使齎手勅并藥賜死

沈昭略

南史曰昭略字茂隆吳興武康人祖慶之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父文

雅量下

世說新語

八



叔侍中昭略性狂雋使酒使氣齊高帝賞之以為中書郎進侍中永元中被召入華林省飲藥

死與徐孝嗣諸人同賜死華林省南齊書曰孝嗣字始昌東

海刺人祖湛之宋司空父聿之著作郎孝嗣幼而挺立風儀端簡官五兵尚書明帝崩受遺託

永元初帝失德稍彰不敢諫諍內懷憂恐有勸行廢立者孝嗣遲疑久之謂無用干戈須少主

出遊閉城門集百僚議廢之未決羣小稍憎孝嗣勸帝誅之召孝嗣等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

藥酒孝嗣飲至斗餘方卒孝嗣語昭略曰見卿使人思夏侯

太初昭略曰明府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

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符子曰桀觀炮烙於瑤臺顧龍逢曰

樂乎曰樂桀曰觀刑而樂何無惻隱乎對曰刑固苦矣然天下苦之而君樂之君心也臣為股

肱孰有心悅而股肱不悅者桀曰聽汝之諫得我功之不得我刑之逢曰觀君冠危石而履春



補

冰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履春冰而不陷者桀  
日汝知我亡而不自知其亡請就炮烙使君觀  
汝亡以知我之不亡逢乃歌曰休哉造化者勞  
我以生而休我以炮烙也遂赴炮烙史記曰帝  
紂好酒淫樂嬖於婦人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諸  
侯多叛王子比干諫不聽微子乃與太師少師  
謀遂去比干曰為入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食  
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

齊高宗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報謝侍中

也藩

謝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

齋卧終不問外事

南齊書曰高宗諱鸞始安貞王道生子也受世祖遺詔為

侍中尚書令鬱林王諱昭業文惠太子長子也世祖立為太孫世祖崩即位寵幸中書舍人朱隆之宦者徐龍駒鸞乃以計誅龍駒等三心忌之鸞慮變定謀廢立使蕭詵坦之等率兵入雲龍門引出西弄殺之而立海陵王昭文已又奉太后令廢海陵入篡大位



補

張士簡嗜酒踈脫忘懷家務在新安遣家僮載

米三千斛還吳耗失太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

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南史曰張率字

士簡吳郡吳人祖永宋征北將軍父瑗右光祿大夫率性寬雅十二能屬文歷黃門侍郎出為

新安太守

補

張黃門出為封溪令蕭子顯齊書曰帝寵妃殷淑妃薨建齋僚佐襯者多

至一萬融獨注襯百廣越嶂險獠賊執張將殺

食之張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

補

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

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之無所恠問直



補

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叔射殺牛大是異事

弘言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北史曰牛弘字

人襁褓時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開皇初

授秘書監大業中進位上大將軍

則天朝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

西門道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

和得陰陽而令我匯行如此辛苦時早滂輒問坊市南門以

之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劉昫唐書曰再思鄭州原武人證聖初鳳閣侍郎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恭慎畏忌未嘗忤

物或曰公名高位重何為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為不如如此何以全身○是是

雅量下

世說補

十



補

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着則

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唐書曰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元和中以門

下侍郎充彰義軍節度使淮蔡平封晉國公

補

司空表聖預為壙故人來者引置內賦詩對酌人或難之表聖曰我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

耶

宋祁唐書曰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累官中書舍人昭宗召拜兵部侍郎會遷洛陽

柳璨希賊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入朝圖陽墮笏意趣野毫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居

中條山王官谷遂隱不出

補

韓魏公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魏

公起問是誰曰某來殺諫議

韓忠獻家傳曰公諱琦字擇主相州



補

人天聖五年進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又問

誰遣汝曰張相公夏國方張魏公復就枕曰取

我首去其人曰某不忍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

帶去魏公亦不治此事宋史曰趙元昊反琦適

悉即命為陝西安撫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

范忠宣謫居永州五朝名臣言行錄曰范純仁

官相以書寄人云此中羊麪無異北方每日閉

門飧餽不知身之在遠猗覺寮雜記曰北人

言餅謂之餽齊民要術青麪麥麪堪作飯及餅

餅甚美磨盡無麩則餽之名已見於漢魏五代

史李茂貞傳朕與官人一日食粥一日食

惟量下

世說新語

十一



補

范忠宣謫永州夫人不如意

忠宣行狀曰夫人王氏天章閣待制

質之

輒罵章惇

宋史曰惇字子厚達州浦城人豪雋博學善文嘗與蘇軾遊南

山抵仙遊潭下臨萬仞橫木其上惇平步過之濡筆書壁神彩不動軾曰君他日必能殺人王

安石秉政悅其才用為三司條例官尋拜參知政事罷知蔡州哲宗朝起為尚書僕射專以紹

述為國是詆宣仁后追貶司馬光等哲宗崩論其罪貶雷州司戶參軍舟過橘洲

大風雨船破僅得及岸正平持蓋

正平字子夷忠宣次子

公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顧曰豈亦章惇

所為耶

宋史曰初呂大防等既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

仁上言乞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片惇意詆為同罪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永州純仁坐貶每

戒諸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出衣盡濕顧謂諸子



○曰此豈章惇為之哉  
○正章惇之為也

### 識鑒

補鍾季明為郡功曹時陳太丘為西門亭長鍾深  
獨敬異太丘少鍾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  
辟公府臨辭太守問鍾誰可代君鍾曰明府必  
欲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太丘曰鍾君似不察  
人為意不知何獨識我

補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  
見元禮杜周甫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  
元禮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



人當作國士後卒如元禮言

范畢後漢書曰杜密字周甫潁川考

城人少有屬俗志為胡廣所辟桓帝徵拜尚書令黨事起與李膺俱坐各行相次時人亦稱

李杜

補許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游唯不詣陳仲弓

又陳仲舉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往或問

其故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

則少通故不造也時人服其裁量

范畢後漢書曰許劭字子

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

品題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衛子許

先賢行狀曰衛茲字子許陳留襄邑人不為詭激之行不徇流俗之名明慮淵



深規略宏遠為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  
再加旌命漢室傾蕩曹公到陳留與茲相見同  
議起兵茲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由是首  
讚洪謀從太祖入滎陽力戰終日失利而歿

弱冠與同郡國文生同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  
俱到市子許買物隨價讎直文生訛呵減價乃  
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  
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子許以烈節  
致譽

如此看人  
尚在皮毛

補王叔優與弟季道小時聞郭林宗有知人之鑒  
共往候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曰卿  
二人皆二千石才也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



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後叔優至

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王氏世譜曰三叔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伯

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魏氏春秋

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

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

雅望非常魏志曰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暢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

威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

此使此使不凡不可不殺

補  
夏侯權入蜀魏志曰夏侯霸字仲權夏侯淵子素為曹爽所厚爽誅自疑亡



入蜀姜伯約問之曰司馬公既得彼政還復有征

伐之志不仲權曰此人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

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為吳蜀之憂蜀志曰姜維字

伯約天水冀人少與母居好鄭氏學諸葛亮辟

為奉義將軍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

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

人不如此也傳子曰維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

布衣之業卻正論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

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襲

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

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

者非激其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

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

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適

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

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何晏鄧颺夏侯玄竝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虚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

下廉頗也

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怒欲辱之相如每稱疾望見

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顧秦彊趙弱秦以吾二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鬪勢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後私讎也頗聞謝罪

傳

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

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



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

爾遠之猶恐罹禍况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子傳

日是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騭好交

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

有重名皆求交於嘏嘏不納也嘏友人

荀粲有清識遠志然猶勸嘏結交云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脩文親自臨

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

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

傳乃天下名言史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並

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



言  
世  
言  
補  
六  
主  
王

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清居魏晉之間無所標  
當與尚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  
言也少傳名後諸王驕汰輕違禍難於是寇盜處處

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

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

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後諸三

校虜歎起皆如清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歎清  
掩掩為與道合其深不可測自此類也

補裴使君也微問管公明何尚書一代名士其實何

如管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

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晉陽秋曰潘  
滔字仲榮



陽入太常尼從子也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為河  
南尹遇害漢晉春秋曰初王夷甫言東海王越  
轉王敦為揚州潘滔初為太傅長史言於太傅  
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樹之江外肆  
其豪彊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為太子舍  
人與滔同僚故有此言習孫二說便小遷異春  
秋傳曰楚令尹子上謂世子  
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

者僕不復相士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裒之孫

秘書監詔之子太傅謝安見其少時嘆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果俊邁有風氣好老

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與殷仲堪善累遷中書郎義興太守女為恭帝皇后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

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心事外疎略常節每畜



女妓攜持  
遊肆也

郝超與傳瑗周旋瑗見其二子竝總髮超觀之

良久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

兄即傳亮兄弟也

傳氏譜曰瑗字叔王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史安城太守

宋書曰迪字長猷瑗長子也位至五兵尚書贈太常丘淵之文章錄曰亮歷尚書令任光祿大

夫元嘉三年以罪伏誅

索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

駝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

晉書曰索靖字幼安

守靖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范衷張昶索紇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稱燉煌五龍靖該博經

史兼通內緯傳玄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結出為西域戊己校尉長史張勅表靖才藝絕



人宜在臺閣武帝擢為尚書郎與襄陽羅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

王夷甫父又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

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

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濤

甚竒之既退看之不輟乃歎曰生兒不當如王

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

晉陽秋曰夷甫父又

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

祜願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

以軍法欲斬王我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為之語曰二王當朝世人莫敢稱羊

公之有德

識鑑

世說新語



石勒不知書

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

康中流宕山東與平原在平人師歡家庸耳恒

聞鼓角輶鐸之音勒私異之初勒鄉里原上地

中生石曰長類鐵騎之象國中生人參葩葉甚

盛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胡體貌奇異有不可

知勸邑人厚遇之入多哂而不信永嘉初豪傑

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騎詣汲桑為左前督桑

敗共推勒為主攻下州縣都於使人讀漢書聞

襄國後僭正號死謚明皇帝

鄴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

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迺曰賴有此

耳

鄧粲晉紀曰勒手不能書目不識字每於軍

中令入誦讀聽之皆解其意漢書曰項羽急

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鄴食其謀撓楚權食其

勸立六國後王令趣刻印張良入諫以為不可

輟食吐哺罵鄴生曰豎儒

幾敗乃公事趣令銷印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

時人皆謂為見機

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美望博

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大司馬齊王同辟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

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提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爾翰以疾歸府以輒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過禮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於家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

問

晉諸公贊曰王玄字眉子夷甫子也東海王越辟為掾後行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為塢人

識鑑

世說新語

卷八



所害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竝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為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廼所以宜往



也

含別傳曰含字處弘瑯琊臨沂人累遷徐州刺史與弟敦作逆誅晉陽秋曰應字安期含

子也

敦無子養為嗣以為武衛將軍用為副貳伏誅江州當人彊盛時能

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觀衰危必興慙惻

別傳曰彬字世儒瑯琊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彬喪氣出儕類有雅正之韻與元帝姨兄弟佐

佑皇業累遷侍中從兄敦下石頭害周伯仁彬與顗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而見敦敦恠其有

慘容而問之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清譽

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辭抗慨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為之解

命彬曰拜謝彬曰有足疾比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跪之有敦曰脚疾何如顗疾以親故不害

之累遷江州刺史荆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左僕射贈衛將軍

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含父子于江

王舒傳曰舒字



處明卿瑯琊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簡素有文武幹中宗用為北中郎將荊州刺史尚書僕射出為會稽太守以父名會累表自陳陳彬聞討蘇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

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為恨之

按舒舒遣軍逆之含父子赴水死昔鄺寄賣衣見譏况販兄弟以求安舒非入矣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

知人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

今在此不庾云卿自求之褚眄睐良久指嘉曰

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

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嘉別傳曰太傅褚裒有器識亮正旦大會裒問

亮聞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久之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



得嘉奇嘉為哀  
所得乃益器之

補

劉真長標寄清遠小時諸人比之袁羊劉喜還  
告其母母有識鑒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  
有方之范汪者劉復喜母又不聽後真長年德

轉升論者比之荀粲

范汪別傳曰范汪字玄平  
潁陽人左將軍略之孫少

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  
吏部尚書晉書曰汪少孤六歲過江依外家新  
野庾氏王澄見而奇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  
以資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燃薪寫書誦  
讀亦遍博學多  
通善談名理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  
州殊有確然之志

中興書曰浩棲遲  
積年累聘不至

既反王謝



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為憂嘆劉曰卿諸人真憂淵源不起邪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為代

園客爰之小字更氏譜曰爰

之字仲真翼第二子中興書曰爰之有父翼風桓溫從子豫章年三十六而卒朝廷慮

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溫劉尹曰使

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

陶侃別傳曰更翼覺

表其子爰之代為荊州何充曰陶公重勳也臨終高議丞相未薨敬豫為四品將軍于今不改

親則道恩優游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溫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宋明帝

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以授桓溫時簡文輔政然之劉惔曰溫去必能

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惔請為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溫後果如惔所算也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

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

伊必能克蜀觀其猶博不必得則不為

華陽國志曰李

勢字子仁洛陽臨渭人本巴西宕渠實人也其

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歸成都勢祖驤

特弟也驤生壽壽篡位自立勢即壽子也晉安

西將軍伐蜀勢歸降遷之楊州自起至亡六世

三十七年溫別傳曰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溫

衆寡少縣軍深入甚以憂懼而溫直指成都李

勢面縛語林曰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謂

曰卿乃爾好利何不焦頭及伐蜀故有此言

郗超與謝玄不善苻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

岐又虎視淮陰矣

車頻秦書曰苻堅字永固武都氏人也本姓蒲祖父洪詐

稱

載文改曰苻言已當王應苻命也堅初生有

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

識

鑑



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歲時嘗戲於路  
正見而異焉問曰符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  
縛耶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  
兒有王霸相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健  
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肩頭為龍驤將軍有頭  
堅小字也健即拜為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  
號死子生立凶暴羣臣殺之而立堅堅立十五  
年遣長樂公丕攻沒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  
衆號百萬水陸俱進次于項城自項城至長安  
連旗千里首尾不絕乃遣告晉曰已為晉君於  
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宅也于時朝議遣玄北  
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

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惟超曰是必濟事吾昔  
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  
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勲元功既舉時  
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

中興書曰



于時氏賊彊盛朝議求文武良將可鎮靖北方者謝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郝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

王恭隨父在會稽

恭父蘊別見

王大自都來拜墓恭

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

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

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

忱與

恭為王緒所問終成怨隙別見

補

宋明帝廢立之際

明帝紀曰廢帝子業疑畏諸父拘之殿內遇上無禮將加

害上先與阮佃夫李道兒等密謀殞之後堂

王思遠

南史曰王思遠晏從父弟也父

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羊敬元並棲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



王景素辟主簿深見禮  
遇後至司徒左長史  
謂從兄晏曰兄荷武帝

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

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

不失後名晏曰方敢粥未暇此事及晏拜驃騎

會子弟曰隆昌之末阿戎勸我自裁若用其語

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

阿戎思遠小字旬日晏及禍宋書曰晏字休默一字士

親重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帝雖以事際須晏

而心相疑斥晏無防意居朝事多專決數呼相

工自視云當大貴與客語好屏人帝  
疑晏反乃密計召晏於華林省誅之  
瑯琊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徐勉相識每托入

補



召之徐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襲衣裾

俄而元長及禍時人服其幾鑒

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瑯

琊入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帝疾融先欲立竟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廷尉獄賜死

補

李密

見別

乘一黃牛被以蒲韉將漢書一帙挂於

角上一手捉牛鞞一手翻漢書越國公

楊素別見

遇

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既及問何處書生耽學

如此密識是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

所讀書答云項羽傳越公竒之與語大悅謂其

子玄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女等不及

隋書曰楊玄感

司徒素之子也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

識鑑

世說新語



路巖

唐書曰巖字魯瞻陽平冠氏人祖季諫議大夫父羣精經學志行貞潔為翰林學士

叢幼聰敏過人登大中進士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年始三十六

佐崔鉉於淮

南為支使使劉昫唐書曰崔鉉字台碩義成節度使元略子也累官戶部侍郎會昌末

南為支使

以本官平章事為同鉉知其必貴嘗曰路十終列李德裕所嫉罷相

須作彼一官

胡三省通鑑注既而入為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入翰林日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後皆如鉉言

皆如鉉言

韓熙載事江南三主時謂之神仙中人風彩照

韓熙載

湘山野錄曰韓熙載字叔言本青社人

物每縱轡春城秋苑入皆隨觀談笑則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善八分及畫筆皆冠絕簡介不屈

補

韓熙載字叔言本青社人

韓熙載

湘山野錄曰韓熙載字叔言本青社人

物每縱轡春城秋苑入皆隨觀談笑則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善八分及畫筆皆冠絕簡介不屈



舉朝才嘗拜一人每獻替多嘉純吉凶儀制不  
如式者隨事摺正制詰典雅有元和之風屢欲  
相之為宋齊丘在南唐多置女僕晝夜歌舞語  
深忌終不進用

人云吾為此行正欲避入相之命問何故避之

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真主出江南棄甲不

暇吾不能為千古笑端南唐書曰熙載在南唐

加檢束恣其出入後主屢欲相之而惡其如此

乃左授右庶子分司於外熙載上表乞留盡出

補

李待制誠之

宋史曰李師中字誠之楚丘人父

相辭詰由是知名舉進士知洛川

在仁宗朝因

邸吏報包希仁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李



曰包公無能為今鄆令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此人

呂氏家塾記曰包拯字希仁嘗為京尹令

行禁止天下皆呼為包待制又曰包家故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見徇私者皆指笑之曰爾一箇包家見貪汚者曰爾一箇司馬家蓋當時亦稱司馬君實為司馬家



世說新語補卷之八







